

2 3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9-2-204-2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惟識見未廣涉猶人行總旨纂釋		清 漢溪 高 愈 紂本 篡註
無據雖欲擇善而 從其道無由故朱 子既述嘉言以廣之 立教明倫敬身之 意復述漢唐宋賢 立教明倫敬身之	立教明倫敬身之 人君子之善行以 實之	
榮公章全旨蒙引 此章見教子弟者 少父嚴師篤外 無間方能有成也 ○集解以下八章 皆實內篇立教之 義首二章乃實家 庭之教也 吕氏 家訓 句讀事物 外事外物 衍義 相道有三曰度曰 木曰業簡重寡默 可以覩其度不以 省事而慎言也經猶榮也申國夫人參政宗道魯公 女正獻公配也規矩喻禮法事事依循禮法如	人君子之善行以 實之	
	外篇	日本備後 五十川左武郎 校本
	善行第六 善行行可爲法者陳恭愍曰此篇 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 立教明倫敬身 也 凡八十一章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 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 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長上聲 榮公見前卷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哲宗封申國 公宰相夷簡子也簡重者儀貌簡樸厚重寡默謂 相道有三曰度曰木曰業簡重寡默謂 可以覩其度不以省事而慎言也經猶榮也申國夫人參政宗道魯公 女正獻公配也規矩喻禮法事事依循禮法如	

小學纂註校本卷之八

清 梁溪 高 愈 纂註

日本備後 五十川左武郎 桜本

卷之三

第六 善行。行可爲法者。陳恭愍曰。此紀謨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

凡八十一章。

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

重寡縣以事物緣而用國力

獻公。名公著。字子圉。相宋哲宗。封申公。

卷六

事物經心以其經心者有在也。句讀首巾足之襪。脰之縛袴。身之衣服。皆不得去。謹則又加整飭矣。衷矩也。雖熟唯謹。又以見事長之循規矩也。不坐事親。則刻之不循規矩也。冠帶行步節。纂解曰。且不特此也。即平時行動視聽。在在皆然。如行步出入人所易忽也。公動必以正。不妄入茶店酒肆。里巷鄙俗之談。鄭衛淫哇之樂。人所樂聞也。公以正未嘗一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肆市鬻之舍也。此卽內篇行不由徑。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之教。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于之伯強客之。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副宋太祖所判。潁州官之集疏字彙云。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又非循規矩乎。聽之必以禮如此。

經于耳。異端不正。之書。邪僻非禮之色。人所樂視也。公視必以正。求嘗一接于目。其行動視聽之必以禮如此。市故稱市井。欄外書通判卽鑒郡。知州事卽太守。通判與太守議州政。此叙公得嚴師之益。嚴毅自無苟容。方正則不苟合。章句自正。獻公嘗爲諸子。自焦先生言爲諸生。時公節蒙引云。此總結。

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溫使去聲。張夫人榮公之妻。待制天章閣待制也。溫之晉陵人。鍾愛猶。

下文所言是也。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熟。在父母前。見音現長去並上聲。

縛音篆。甫始祁大縛繞也。謂以幅纏縛袴管也。此卽曲禮冠毋免。勞母祖暑母塞裳之教。行

通見公終身不忘父師之教。官榮公章全真詳解此章見立教者闡範亦不可忽也。童蒙訓蒙引首節言女在家時父教之僉句讀諱即名也生曰名曰諱衍義細微之事于家法最有關係天下事始于微而成于著教父者女德三從始子父也蒙引次節言女已適人母唐陽章全真此章見孝養爲學之大本忠字陪說不重○以下五章實教之嚴

舍後有鍋金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鍋音戈樂音洛○張申國爲法教女者以申國姊爲法○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還音旋養去聲○陽城字亢宗北直定州人德宗時爲諫議大夫坐言裴延齡事遷司業蓋國學敎官之副也謂告也斥逐也○學以明倫倫以忠孝爲重○陽城是語誠無愧於太學

學校之教出唐書列傳詳解問之者所以發其愛親之良序之者所以鳴其忘親之罪安定章全真詳解此章見安定先生教人務本之學出歐陽文集陳祚曰刮劙刮去昏蔽而勸以光澤韓子所謂刮垢勸光是也大成以身先之不獨以言教也不去公服嚴師義無隱乎爾也講之道處則忠于心出則見乎事正其以身任斯道之重明所以治己治人也文行合一文要

之師矣此舉同業教入之可法者也○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敎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懼懼爲諸生言之所以治己而後治平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劙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瑗音去聲限爲之爲去聲刮關入聲劙音磨傳音附行去聲○尚崇尚也遺棄也崇尚詩賦淫靡之詞而之也。要義卽下言治己而後治人者乃明體達用教條約束也以身先之謂條約所頒者以身先行遺棄聖賢覺世之經業也蘇湖江浙二州名條約之學也。懶懶誠至貌此見安定敎人之誠也。刮劙猶琢磨之意傳依也以理勝者修詞之法理勝而詞不足尚矣信尊信也敦行者不務文尚實者不

于理則行敦于寔矣。提要備者之學有體有用，經義所以皆古而爲入也。聖之基治事所以愛民而爲世用之具安定置此兩齋也。

凡受教其中者既原本經術不流爲法術刑名亦不止尋章摘句迂遠而不適于用以此爲教人才安得不盛。明道章全章疏解此章言治天下在正風俗非賢才不成故隆禮以延遭之擇節以教育之選造以登進之講正學明倫理維風本也。○蒙引得賢

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疏通謂智識明達。有器局。謂德量弘遠。治事齋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擴其才也。治事齋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擴其才也。

感入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疏通謂智識明達。有器局。謂德量弘遠。治事齋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擴其才也。治事齋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擴其才也。

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道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飭音赤。循循雅正謹飭生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者無異詞。故皆不問可知。蓋其漸涵陶鑄之力深矣。此舉州學教人之可法者也。○明

朝音潮治平聲。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正謂以禮教整齊之也。賢才有德有能者。風俗正則民情維繫而不搖。賢才得則百務釐舉而不亂。二者皆治天下之本。然必得賢才斯可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故下文以悉心推訪繼之。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好行俱去聲。禮命謂隆禮命之。蓋重賢才。故先重其延攬人才者。推求訪廣詢也。德業充備謂才全而德備。天下之士也。其次則一鄉一國之士也。延聘謂以幣帛也。京師天子之都。京大師衆也。正學見下文。

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于禮樂之文也。吳訥曰以言教大半孝弟物理莫要乎禮樂洒掃應對。小學孝弟之基本也。忠信即孝弟之真實處周旋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出入有規有矩。合乎禮樂之文也。吳訥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勵。

謂勉勵。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材。謂成就其材。掃以至禮樂教之。實誘掖激勵漸磨。成就教之方此。指小學而言。擇善以至化成天下。指大學而言。州學之有賢能者。有司以鄉飲酒之禮尊之。以爲賓舉而薦之於大學。葉氏曰。此倣周禮。

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章句也。此擇士之次第。伊川章全直此言。國學訓士之法在。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行中並去聲。中於是。謂正學之選也。如是則爲成德矣。明達者資之敏。可進善者質之淳。日受其業。使以成德之人爲師。而受業也。及受業者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而師道大備。無不得其人者。以正風俗。無難矣。以上三節。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言朝廷儒擇師之法。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

息奔競而敦實行。伊川文集纂序。伊川先生任崇政殿說書同孫覺等看詳國學條制。大槩以爲學校者。乃教化之地。當以禮義爲先。若以詞章相尚。每月教其高下。是使之爭非教養人才之道也。課業所作課業字。司召而教之。不須更定。高下以起爭。理有未至者。則官課不欲矜其已成。由去名心而進實。學也。伊藤長胤曰。按解者文狀之。

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朝音潮行去聲。擇士入學。擇民間俊秀。之士而入縣學也。縣學擇其尤者升之州。州學更擇其尤者升之太學。太學復聚而教之。則賢能畢出矣。論於朝。蓋將官之也。擇士必先端潔孝悌廉恥。禮讓者重其本也。此言州縣賓興擇士之法。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爲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歎也。按明道先生所言成德而受業者。卽今同成司業博士之職。其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卽今州縣教諭訓導之職。其擇士入學者。卽今秀士入學之法。但明道先生欲成其行。而今專考其文耳。○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最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看詳猶審詳。是時司馬溫公當國。等看詳國子監條制。蓋欲更學校之條約也。祖先猶相尚。舊制太學有月試。以校士高下。故云使之。

名唐制鄉舉者本州給解狀故謂之解人其選居首者稱解元舉人總數謂之解額 繫文
解不如章句之妥
章句云繫文錢物

爭。課。程。計。也。謂。程。計。其。學。業。也。今。學。宮。月。課。之。名。蓋。本。於。此。制。尊。賢。堂。以。延。人。
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首。亦。數。十。條。鑄。子。全。切。解。居。拜。切。去。上。聲。行。去。
置。子。考。程。子。原。詳。謂。置。尊。

簿書期會之文，以
蓋簿書期會，本事
員所爲，非可責師
儒者，故省之以當
委任教授也。句
讀行檢謂行誼，
檢貝原益軒云：名
檢言以名節檢身
務其實也。易觀
卦六四觀國之光，
程傳曰：觀見國之
盛德光輝也。
藍田章金首大盛
此章言呂氏居鄉
教人之法。貝原

是者必舉一仁。制置也。若程子所言。則賢堂若世有士如今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學者願一識其面而不得者則長貳官延請居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特爲學者矜式且以見長貳官取善服義之意乃爲教之大本化入之要道也。鑄謂刊定之解額貢士之額數也。宋元豐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程子止欲量畱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各安鄉土也繁文勘會之繁文也舊制學官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故欲省之凡所雅擇二憑長貳鑒裁更不須繁文勘會也勵行檢者宋制無督察士人法程子以當時士風薄惡不修行檢故欲立法裁約使知戒懼也待賓齋以待行檢者吏師齋以待通於治道可爲吏師者能可賓散者吏師齋以待通於治道可爲吏師者其人去來皆不拘如尊賢堂法觀光取易觀國之

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橫渠之門。鄉人敬信之。故與立約惡爲善也。德業本註謂見善必行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待妻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至家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酬博。鬪訟。二行止。踰違。三行不恭。五造言誣毀。六營私太甚。不修之人。二遊戲怠惰。三動止無儀。四臨事不恪。五用度不節。禮俗

祀之禮。有往還。二盜賊。書問慶弔之節。患難相卹。難去聲。

皆受學於伊川。束之法使之去
聞過必改能治妄能教子弟能
交遊能守廉介導人爲善能規
能解鬭爭能決於讀書治田營
相規本註犯義之過六遜四言不忠信
過五一爻非其姻喪葬祭相爻本註謂婚
三疾病四死喪

學校兵農之遺制。五孤弱。六誣。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

庶幾復見矣。有過

然鄉約原期一鄉

之中相與共爲善

而改其不善功過

並書亦是勸懲之

良法也。

明道章全首大成。

此見教人不可無

序。若妄意凌蹠終

無毫得也。

文集明道行狀

朱子曰致推極也

知猶識也。止吾當

止之地誠實也。意

者心之所發也。

危言躉等則工促

而業不精漸進則

埋貫而學自篤故

由格物致知以至

枉。七貧乏。六誣。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

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悛音詮。後罰俟其改

教子教女而復及於司業太學鄉州之教。則所以

推其教。按內篇立教自小子學樂誦詩始。此篇明

致知者知之始。知止則知性而知天。知之至也。誠

意者行之始。平天下則盡人物之性而參天行之

盡也。窮理卽致知。至於知止之事。盡性卽誠意至

於平天下之事。循循有序。則自鄉人而可至於聖

人矣。此復言師長教弟子之法。按聖人所以爲萬

世師者。惟循循善誘。程子一遵之。故舉以終立教

之義。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闖高。所以輕

自大而卒無得也。舍處並上聲闊音窺。灑掃應

對致知誠意近也。下也。知止盡

右實立教章

共八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懇歎。有足感

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少難養並去聲數音朔。江革字次翁。臨淄人。漢章帝時爲中郎。嘗徵大官。賸賜革。遭王莽末。天下大亂。故負母逃難也。採拾草根木實也。欲令革從爲賊。故劫欲將去。

子何厚也。方其負母逃難之時。豈逆知有今日而爲之哉。大孝必得爲人。子者可以各自奮。

江革章全首詳注

此言江革事親遇

難而能不失孝行

後漢書列傳

集說天子徵賜

入大學不得躉等

也。蒙引盡性兼

已物而言

矣。註嘗徵大官

願歎真誠懷至貌方所逃之路也。誠能轉客下邳。

醪膳賜革後漢書

動物故雖盜賊至不義而亦能感之。轉客下邳。

光武帝末年與母歸鄉里章帝甚憲

禮拜諫議大夫以病歸常以八月長

更存問致羊酒

辭包章全直大全此見薛包孝友兼盡上言事親底豫

下言與弟分財皆人所難能之事也

寄也蓋以苦倚牆宿於其下之類恐異而逐去之也

後漢書列傳

儒音庸轉客飄泊轉徙而爲客也。下邳今淮安府邳州地。跣赤足也。傭僕工也。便身之物美衣甘食之類以裸跣傭工而供母如。蓋真能竭其力者矣。○薛包好學篤行父

吳訥曰分出之分

不別造二廬舍欄外書盧說文云句讀既謂服喪已第及諸姪也古人

也。謂之子

王祥章全直蒙外此言王祥履變而能絕孝魚躍雀飛孝感至神此之謂至誠動物○通章分三段看自起至愈恭謹是奉命之謹父母有疾至孝感所致是事疾之誠有丹柰至抱樹而泣是泣奈之事當從說文朱子上曰暮文爾雅覆太成說文惟在美之晉書列傳

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復賑給少去聲數音朔復去聲。弟子謂其弟輿姪若。汝也荒頓田荒而室傾壞也。服用賑與也。按薛包之父以娶後妻憎包至於殴逐則母固善讒其父亦愧矣。包能以誠感之使皆懷慚而生悔。不亦難乎。已而弟姪分財推良受惡推孝以友於兄弟。不拜則又矯矯錚錚者矣。○王祥性孝早喪親繼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好行並去聲號平聲殴音區○薛包字孟嘗漢安帝時汝南人殴擊也。不能猶也。晨昏謂定省。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

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上聲。傭音庸轉客飄泊轉徙而爲客也。下邳今淮安府邳州地。跣赤足也。傭僕工也。便身之物美衣甘食之類以裸跣傭工而供母如此。蓋真能竭其力者矣。○薛包好學篤行父

其篤孝純至如此。

喪去聲數音朔炎音柘復去聲幕音莫。王祥字休徵魏琅琊人。今兗州府沂州也。仕晉官至太保親謂其母牛下糞穢不堪故廬令掃除後雀也。幕帷幔也。丹

王袁章全直此言相應。終身不臣父雖不讀蓼莪而其心則常有一蓼我矣。吳訥曰計口

種也度量家人所衣不多蠶也。晉西章全直詳說此章見王廷色養竭力之素知有親而不知有身者也。晉書孝友傳提要人子養親物猶可以強致色不可以爲若一團

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

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哀剖平聲。哀營陵人。今青州府昌樂縣關元帥謂昭也。凡師敗績罪在主將是時司馬昭爲將故儀以責之孤昭自稱也。

哀痛父

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

司馬昭爲將故儀以責之孤昭自稱也。哀念其父養

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朝召曰徵郡舉曰辟哀哀父母二語小雅蓼莪詩之辭哀念其父養

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

辟音壁號平聲著同

着復音福蓼音六

非命謂被戮而不以正命終也。朝召曰徵郡舉曰

勝却三牲之養是王延事親不但以物養以色養也。下文雖言養之事句句有一色字在內注躍魚之事

已之劬勞而又深痛以無辜戮故至三復流涕廢蓼莪者恐其師哀感故舍之而不誦也。家貧

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袁皆不

聽及司馬氏篡魏袁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

忠臣者歟○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

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臣於晉度音鐸。衣食不求贏餘故耕蠶皆取給養去聲扇平聲。西河地名近汾水是時劉聰據其地延字元色養以和悅之色奉養也。按扇

不西向坐晉都長安在西故也。按偉元哀感其樹其哀至矣至終身未嘗西向坐蓋以孝子而爲與人異也考其事繼母亦有躍魚之事與太保王

陳際泰曰宣音宣與人異也考其事繼母亦有躍魚之事與太保王

崔氏本傳句讀法柳子家訓又此舉唐夫人事姑之素以爲婦者昆兄也王大也。又云疾甚曰病

此舉唐夫人事姑法柳子家訓又此舉唐夫人事姑之素以告于衆陳際泰曰宣音宣達其辭以告于衆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六

章柳氏述唐氏事
姑之事於垂訓故
首以崔氏子孫之

同而執準作竊以爲不仁有過人者矣。

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縱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

不粒食數年而康寧。長上聲後同乳去聲。山南名琯。唐博陵人。今東昌府博

平縣也爲山西這節月供和山神。卽曾祖母稱王者尊之也。長孫復姓不粒食而康健安寧。由一丁疾疫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

飲乳也。一日瘳瘳其瘳，一月瘳瘳其瘳，一
年瘳瘳其瘳，三年瘳瘳其瘳，五年瘳瘳其瘳，
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知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

門安得不昌大乎。按婦乳姑古無其禮。唐夫人始爲之。蓋愛姑逾於愛子矣。而古亦願其子孫世世孝敬。以歸孝而致姑慈。誠事

姑之極則已。考唐夫人生子頤貞，元初成進士。頤有子八人，皆至達官。琪太子少師，琯節度，璿刑部侍郎，璵二子復昌、璵昌。

尚書璵侍郎球進士至曾孫成進士者復四人其

玄孫遠於昭宗乾寧中復至平章事柳玭所云崔門昌大卒如此天之報夫人亦厚矣○南

齊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

忽至。黔音鉗。辱鉏山切。易音異。南齊。南朝齊。蕭氏也。黔婁。字子真。南陽新野人。辱陵。漢縣名。

卽今荊州公安縣旬十日也。易黔婁父名心驚流汗者。父子一體而分。黔婁心與父一。故彼感而此應。比與曾子母一。

當兼甜苦。易勝利。黔婁取當之。味轉甜滑。心愈
應此與會于母時。易疾始二日醫。欲知差劇但
嚙指而心痛同。

爲宰。每嘆曰：「吾生不幸，處此大敵，朝不聞戰鼓，夜不聞
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差釵去聲劇音
極。病痊曰：「美矣！」

病甚曰劇。糞苦者脾強食化故病差糞甜者脾弱而食未融故病劇泄利泄瀉也嘗之不嫌者其心准在於親則不知其他矣北辰北極帝所每震

○海慮
生也。按後易病尋愈議者謂孝感所致。

氣所感，曾子心痛，
黔婁心驚，亦其理之
之所必然者。遘疾也，
亦忽然而遇疾也。
非素有病之謂也。
棄官即歸似與善
命于君之禮，有是
此時則不暇念及
也。大全疾病而
禱五祀乃臣子泊
切之至情，則禱是
正理，自合有應。不
可謂無是而勿爲
之地也。

葬衣食居處病自
刻責八年如一日
純孝矣、統疏興

者以安申生者之
宗爲營塚墳貽死
情亦見古人不可

及處備考子平
事母至孝揚州辟
從事吏以母在東
不辨得米每得月
俸白米不忍獨享
白餐輒換粟麦及
母喪子平年將六
十有孺子之慕
壽昌章全旨提要
此章首二節言壽
昌誠于求母孝聞
天下未節言其孝
之所推而原其天
性之篤朱壽章傳
遺事又宋史孝義
大全昌父名

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
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
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屬音蛤葺音竹號平聲衣去聲合
海虞卽今常熟縣子平廬江灘縣人其地屬今安
慶府史不詳其字頓絕哀頓而氣絕也屬猶會也
大明劉宋武帝駿年號營葬經營葬事也括括髮
也以麻歛括其髮蓋人子初喪之禮葺修補也情
事未申謂親未葬也按律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
杖八十則是不葬其親於國法亦有罪而况孝子
之心輿宜子平之自謂天地罪人矣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
爲營塚墳會音檜下爲去聲塚墳音腫曠會稽郡名其地跨今江浙界興宗今歸德府
考城人不受吏部尚書蔡廓子也矜者悲其心賞
者嘉其孝按親骸不葬生人之所悲也而子平

棄母劉氏異寵人
也嫡妻嫉之故異
出宋氏本傳劉
氏方娠而出壽昌
生數歲始歸父家
年不相知父諱之
昌亦誤以嫡母爲
母也大全嫡母
已喪壽昌始知其
事統疏不相知者
者五十年安知母
之未死而乃欲求
之乎所以忠之至
者類愚孝之至者
亦類愚也徐興
嗣曰弟妹其母嫁
民間所生者增
島氏曰接弟妹則
義不可迎也宗新
迎以歸母則就近
供其養耳出母於
次同州避雨於逆旅心方念母俄有老婦冒雨拾
物

熙寧宋神宗年號訢誓詞以別也同州屬今陝西
端明殿學士贈禮部尚書按史壽昌決志求母
謂爲雍太守言輒流涕悲極不能自禁也熙寧
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訢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
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
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復扶又切
在法棄官不得復就今以尋母故復之明逸後官
西安府明逸武肅王後聞謂言之於朝還就官者
新歸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苦如是壽昌驚愕前拾

苦當作

法壽昌推發母之間果生母劉也。觀此殆壽昌再爲郡守至是以母心撫養其弟妹益加厚。爲買田宅以居推愛父之心。其于宗族之親尤盡恩意。又捐已財並葬宗族家貲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孝友如此。

嫁兄弟之女二人基塋也。見伊川以禮治喪

伊川章全旨大成

陳際泰曰十中亦

有一二人家化之

按陳說誤矣。衍

貝原氏曰只是

一二家化之耳。

義唐李丹曰天堂

無則已有則賢人

生地獄無則已有

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一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幾平聲上喪去聲。拊音府爲去聲。河中今平陽府蒲州地與同州近。壽昌嘗兩爲郡守。至是辭郡守而爲通判。以其便於養母也。拊撫恤也。厚於崇奉。凡遇親喪略於苦塊哀戚之禮。而惟膜拜經

同母弟妹而尤篤於宗族。兄弟則其重本可知。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

浮屠在雒亦有

二人家化之

治平聲雒音樂

雒同洛水名在河

南按佛氏以天堂地獄之說誑惑愚蒙。世皆敬信

功德也。不待智者知之矣。然世人修禮經懺亦非

盡痛傷其親地獄苦楚而然。或慮世俗非笑。不得不

已爲之。或忘哀慕禮藉以爲飾耳。藉以飾非。則不得

仁。不得已而強爲。則不智。二者亦無一可矣。朱子

於明倫事親述嘉言則終以溫公惡斥浮屠語紀

善行。則終以伊川先生不用浮屠事。其示人子深

不幸遇變者凡六人。江次翁遭天下亂。薛孟嘗王

休徵遇異母讒虐王偉元。父死非命。何子平適

饑荒。朱康叔母被逐出。固至孝根心。故遇變而

顯其至性也。王延元色養。庾子真棄官。皆無間然。

唐夫人乳姑發祥。婦孝感天矣。伊川治喪不用

浮屠。繫於其末。此見君子以道事親之則也夫。

○

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

入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

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闈音達下上聲。射音夜後同

識音志。此下言臣道也。霍

光字子孟。山西平陽人。漢武帝時爲奉車都尉。昭

帝時爲大將軍。禁闈宮中小門也。沉靜不浮躁也。

○

霍光章全真蒙引

此章見大臣居官

當以敬慎爲則

漢書列傳欄外

書下殿門下字似

衍文。漢書亦有下

字可疑

汲黯章全真蒙引

此章見大臣居官

當以敬慎爲則

武帝好征伐好聲色好刑罪好財利。好神仙則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糾本心流蕩而欲效。唐虞施仁義得乎。按從諛承意順從阿諛以奉承上意也。注恐不妥。標句讀已既也。題漢律二千石有功最得予告歸疾滿三月當免所居官特恩優賜其告予告得歸賜告不歸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也。句讀宴見閑時進見也可猶是也。從其奏則稱制曰可。呂東萊曰漢武

曰甚矣汲黯之憲也。朝音潮爲去聲憲音撞。吾欲云云蓋言效唐虞之治也。

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數上聲令平聲朝

以責也。從諛承意蓋一人倡諛而羣和以奉承上意也。愛身恐諫而遭斥逐也。此惟其陳善責難大臣事敢言如此。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

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資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數音朔瘡音與爲去聲亡無同

此章見汲長孺直道事君之實。漢書列傳主爵都尉掌列候之事。○按事君以敬爲主。光能二十餘年進止不失尺寸。其敬如此。○汲黯漢景帝時不滿一千石也。其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满一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六十五石。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六十一石。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中二千石。中二千石。中者滿也。吳訥曰。漢以俸祿爲階級。中二千石九卿之官。徐興國曰。貴者舜。禮也。謚也。欄外書。弗答。真德秀曰。如此。天堯舜無欲者也。顏師古曰。云云。猶言。真德秀曰。云云。謂人。詳審。不粗率也。郎與僕射皆侍衛之官。僕主也。陳恭愍曰。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爲夜耳。○按事君以敬爲主。光能二十餘年進止不失尺寸。其敬如此。○汲黯漢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卽位。召爲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句。揖之。煙入聲。○黯字長孺。濮陽人。今東昌府。漢州也。太子洗馬。主爵都尉。皆官名。洗。猶先也。太子出。則前導。故稱洗馬。太后。武帝母。中二千石。內臣。歲俸滿二千石者。○按是時蚡倚外戚。權傾人主。而黯視之蔑如。則剛正之氣。固有以奪人矣。其敢觸違人主。於此。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黯。負貴寵。弗答。蓋本於此。

帝踞廁見衛青不
冠見公孫弘惟于
汲黯不冠不敢見
其胸中涇渭亦明
矣但所貴非所任
所任非所貴有尊
賢之名而無實效
地也

初魏章全直詳解

此章言事君以勿

欺爲正出北史

列傳句讀史氏

紀事而原其始則

曰初此則節取其

事而失刪也吳

是再作欺罔之罪

也陳仁錫曰首

受賄賂若更隱諱

自陳也有罪自陳

其情實通典凡

夷夏之通稱天子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黠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黠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黠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廁差去
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
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
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
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
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
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爲
著作郎官名允字伯恭勃海修人今之河間景州
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
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
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子太武
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
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
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
臣與浩五語正是不依太子言處天皇太子曰殿下
袁旨且徵二句正太子欲依吾語也

曰皇帝臣下内外
兼稱曰至尊蒙
引先敘授經句以
明允與太子有師
誼伏下爲允講赦
張本又云脱字
一說當連至尊讀
作倘字解一說當
連導卿讀作脱罪
解然按下文爲卿
脱死句恐不如作
脱罪爲妥從之
句讀制著述也
析疑請赦其死死
字一本作罪西
陽雜俎曰秦漢以
來於天子言陛下
皇太子曰殿下
太子欲依吾語也

浩東昌武城人時爲司徒與允等修國史刻石立
碑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揚國惡收浩殺之將及
不依太子言處天皇太子曰殿后袁旨且徵二句正
太子欲依吾語也

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
冠見公孫弘惟于
汲黯不冠不敢見
其胸中涇渭亦明
矣但所貴非所任
所任非所貴有尊
賢之名而無實效
地也

初魏章全直詳解
此章言事君以勿
欺爲正出北史
列傳句讀史氏
紀事而原其始則
曰初此則節取其
事而失刪也吳
是再作欺罔之罪
也陳仁錫曰首
受賄賂若更隱諱
自陳也有罪自陳
其情實通典凡
夷夏之通稱天子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黠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黠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黠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廁差去
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
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
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
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
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
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爲
著作郎官名允字伯恭勃海修人今之河間景州
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
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
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子太武
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
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
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
臣與浩五語正是不依太子言處天皇太子曰殿后袁旨且徵二句正
太子欲依吾語也

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
冠見公孫弘惟于
汲黯不冠不敢見
其胸中涇渭亦明
矣但所貴非所任
所任非所貴有尊
賢之名而無實效
地也

初魏章全直詳解
此章言事君以勿
欺爲正出北史
列傳句讀史氏
紀事而原其始則
曰初此則節取其
事而失刪也吳
是再作欺罔之罪
也陳仁錫曰首
受賄賂若更隱諱
自陳也有罪自陳
其情實通典凡
夷夏之通稱天子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黠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黠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黠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廁差去
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
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
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
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
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
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爲
著作郎官名允字伯恭勃海修人今之河間景州
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
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
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子太武
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
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
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
臣與浩五語正是不依太子言處天皇太子曰殿后袁旨且徵二句正
太子欲依吾語也

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
冠見公孫弘惟于
汲黯不冠不敢見
其胸中涇渭亦明
矣但所貴非所任
所任非所貴有尊
賢之名而無實效
地也

初魏章全直詳解
此章言事君以勿
欺爲正出北史
列傳句讀史氏
紀事而原其始則
曰初此則節取其
事而失刪也吳
是再作欺罔之罪
也陳仁錫曰首
受賄賂若更隱諱
自陳也有罪自陳
其情實通典凡
夷夏之通稱天子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黠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黠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黠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廁差去
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
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
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
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
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
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爲
著作郎官名允字伯恭勃海修人今之河間景州
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
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
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子太武
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
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
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
臣與浩五語正是不依太子言處天皇太子曰殿后袁旨且徵二句正
太子欲依吾語也

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
冠見公孫弘惟于
汲黯不冠不敢見
其胸中涇渭亦明
矣但所貴非所任
所任非所貴有尊
賢之名而無實效
地也

初魏章全直詳解
此章言事君以勿
欺爲正出北史
列傳句讀史氏
紀事而原其始則
曰初此則節取其
事而失刪也吳
是再作欺罔之罪
也陳仁錫曰首
受賄賂若更隱諱
自陳也有罪自陳
其情實通典凡
夷夏之通稱天子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黠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黠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黠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廁差去
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
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
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
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
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
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爲
著作郎官名允字伯恭勃海修人今之河間景州
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
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
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子太武
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
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
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
臣與浩五語正是不依太子言處天皇太子曰殿后袁旨且徵二句正
太子欲依吾語也

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
冠見公孫弘惟于
汲黯不冠不敢見
其胸中涇渭亦明
矣但所貴非所任
所任非所貴有尊
賢之名而無實效
地也

初魏章全直詳解
此章言事君以勿
欺爲正出北史
列傳句讀史氏
紀事而原其始則
曰初此則節取其
事而失刪也吳
是再作欺罔之罪
也陳仁錫曰首
受賄賂若更隱諱
自陳也有罪自陳
其情實通典凡
夷夏之通稱天子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黠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黠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黠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廁差去
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
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
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
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
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
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爲
著作郎官名允字伯恭勃海修人今之河間景州
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
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
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子太武
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
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
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
臣與浩五語正是不依太子言處天皇太子曰殿后袁旨且徵二句正
太子欲依吾語也

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
冠見公孫弘惟于
汲黯不冠不敢見
其胸中涇渭亦明
矣但所貴非所任
所任非所貴有尊
賢之名而無實效
地也

初魏章全直詳解
此章言事君以勿
欺爲正出北史
列傳句讀史氏
紀事而原其始則
曰初此則節取其
事而失刪也吳
是再作欺罔之罪
也陳仁錫曰首
受賄賂若更隱諱
自陳也有罪自陳
其情實通典凡
夷夏之通稱天子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黠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黠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黠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廁差去
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
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
使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
勿欺能犯爲難觀黠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
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
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

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
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
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
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
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爲
著作郎官名允字伯恭勃海修人今之河間景州
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
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
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子太武
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
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
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
臣與浩五語正是不依太子言處天皇太子曰殿后袁旨且徵二句正
太子欲依吾語也

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
冠見公孫弘惟于
汲黯不冠不敢見
其胸中涇渭亦明
矣但所貴非所任
所任非所貴有尊
賢之名而無實效
地也

初魏章全直詳解
此章言事君以勿
欺爲正出北史
列傳句讀史氏
紀事而原其始則
曰初此則節取其
事而失刪也吳
是再作欺罔之罪
也陳仁錫曰首
受賄賂若更隱諱
自陳也有罪自陳
其情實通典凡
夷夏之通稱天子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

允。故太子欲免之。導引而見之。太子見帝。言高允爲之詞。臣罪云云。至迷亂是允述其情。終不依太子之譖。太子委曲告帝。而允終始無二雖知殺身滅族。終不以辭足。以動帝情。獨謂已與崔浩集說義無鑿矣。允退云云。言昔教生共事。以受寵榮。義不可獨生。而視允退云云。言昔教崔黑子。以有罪首實。不可爲欺罔。今我欺君。苟免於崔黑子。有相負故。不奉東宮指導也。允嘗高允忠亮死。生不易其節。可謂

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句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此言。不敢迷亂。綱而裁正之。不領細事也。紀事曰。允。著。纂。言。日。述。失。次。失。其。言。語。次。序。也。殿。下。太。子。稱。丐。乞。也。詭。詞。求。生。賢。者。所。耻。故。不。爲。帝。顧。

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

勿欺之。臣憎其恐。負黑子。便有回護。前言之意。恐非無私之衷。三宅氏曰。高允恐負黑子。子之語。未必容議。也。高允。恐負黑子。是明不可欺君之道。意耳。蓋允嘗教黑子。以不欺君之道。而今反自欺君。即是微尤。即是所謂忍負黑子者也。李君章全直大金。此見君行教子弟。不欺其君也。出童蒙訓、統疏籍。貫雖小事。然關乎心術。甚大。以欺君。貳之。亦春秋。諱意。主謙之詞。

黑子故也。恐負黑子。蓋允自謙之詞。觀其對太子。及太子之語。貞直信義。當日不畏死。固甘之矣。按允惟不畏死。故反生。崔黑子。惟貪生。故雖有可免死者。亦不爲使當日與浩并死。則允之名。必且播盈朝野。故允特言此。以掩之。蓋以小信自處。而不居於不欺之大節也。先儒疑此二語。

之法也。近世冒籍
頂姓而取功名者。
紛紛日盛，非獨欺
君併違祖宗矣。
此章見居官宜戒。
崔玄暉全旨蒙引。
翟守廉以內愧二
字發人深省。舊
唐書列傳陳祚
曰：姨兄姨之子長
於我者。字彙消
息音信也。三宅
氏曰：消息取往來
之義。消息也。息來
也。

劉器之章全旨詳
解此章見居官當
持其要也。呂氏
雜錄及晁氏家語
李肇國史補曰
得第謂之進士互
相推敬謂之先輩

都當作郡

爲史臣所妄。○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
泗州。畱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
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
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
遲緩數年。不可行也。虔音乾。君行宋英宗時第進士。虔州卽今江西贑州地。

泗州。今屬江南鳳陽府。貫猶系也。開封都名。今屬河南省。宋都其地。以其中額多。故欲冒籍以應舉。可知矣。按臣事君。以忠。忠以不欺爲主。高伯恭

李君行二人皆能不欺以事君者。○崔玄暉母盧氏嘗誠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

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暉音偉。亥暉。唐博陵人。

俱捷謂之同年。合璧三人起身致辭者母之姊妹曰姨妹兄母姊妹之子屯田郎中敬請教做官之法吳訥曰勤謂勤於從政謹謂謹於持身和謂以待人緩謂緩以處事然緩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容詳審之謂耳陳際恭含璧曰道猶謂之謂耳。陳際恭詳審以裁處之何緩者遇事當從容教誠以清謹見稱。比去聲上上聲別音鼈。比近詳審以裁處之何曾教汝怠緩而不及政事。輒義分而行之則四字謹而持之則一心事事當然絕無輕重。伊川章全直六全之別此章見爲政當預植其本也出遺

仕至宰相武后時與張柬之桓彥範等迎中宗復辟者母之姊妹曰姨妹兄母姊妹之子屯田郎中戶部屬官也家之貧富由貪廉故足徵消息善惡。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

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遵奉教誠以清謹見稱。比去聲上上聲別音鼈。比近非竊官物必剝民財故謂與盜賊無異。○劉器之無大咎者言贓私未發幸免於禍也。

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二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

書 提要宋自開國以來取士皆尚浮華學者毫無實際自安定先生明體用之學凡受業其門者皆知稽古而不愧爲通儒皆知變汎而不愧爲循吏其造就之功不僅在及門且在天下

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
詳見後張觀。宋仁宗時。絳州人。緩者。從容不迫。非迂緩也。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賢前輩稱後生之語。忙。迫也。以不緩故心忙。心忙則百事因之錯戾矣。○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陳恭愍曰。門人。
如劉蕡。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以嘗學於經義。治事齋。故知稽古而愛民。從政何有者。以明而能御煩心。慈而有善政也。○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十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少去聲。會音檜。官守處。歷官居守之處也。舉薦求超擢也。勤於職事。必有政聲。慎於其他。必無敗行。求知之道。在其中矣。按仕以不貪爲本。人情一入仕途。往往驥貨無厭。且惰慢而不謹勤。躁迫而不和緩。於民瘼視如秦越。而干求請託。則不憚旁蹊別竇。以爲之。此皆後世居官者之大弊也。故

此章見孝婦養姑傳。陳章全真蒙引。

復舉哀。○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下四條箴焉。
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屬音竹。後同。養去聲。後同。還音旋。後同。孝婦。漢陳縣人。成謂守邊屬屬託也。諾謂許養母終天年。蓋一諾而死。生不渝矣。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紡音倣。固謂姑慈婦愛。絲也。紝機縷也。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旣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

于世全賴一個信
字與其失信全身
孰若殺身成性孝
婦卓然特立者數

事死如事生也湏
知全信義正其盡
孝處字彙復除
也章句無所與
僕役皆無所干預
也合璧當時朝
廷賜號曰陳孝婦
按一說當時人
共號之曰孝婦存

漢鮑宣全旨大全
此章見鮑宣克終
修德而少君能成
大志以全婦道也
衍義擇婿以德
少君之父真知入
而賢者宜宣從以

尊其名○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如此。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
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去聲淮陽屬禹貢
當禮城人今河間府鹽山縣也累官諫大夫哀帝時
嘗抗論董賢及災異事王莽用事忌其公正殺
之清謂淡泊苦謂刻勵凡人學行皆以清苦成立

學也裝資甚盛父
實存周急之心而
清苦自甘宣仍守
安貧之志謂妻數
讀真守約終身者
大成志字乃通傳
之主修德守約是
其志也宣不侈傳
其志而少君能成
賢矣著短衣挽鹿
車等事皆是成其
志處集說此可爲
世法戒者有三焉
世俗擇婿以慕富
貴桓氏家本富室一
也婦人性喜富貴
人富貴而安貧一
也人富貴而安貧

故祖氏父奇之禮謂其妻家富盛之禮妻曰大人
也宣性喜清苦故不以資裝盛爲樂。晚甕翁去聲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
德稱其夫也守約猶言守窮卽清苦之謂侍執巾櫛謂侍奉其冠帶梳沐之具悉歸侍御服飾者以
非夫所願有也引車曰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按貧人所難安也而婦人尤甚桓氏本富家女
而能去富卽貧去逸卽勞去奢卽儉去華卽朴君子尤以爲難矣○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

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
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

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

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焦闕音缺少。從去聲譙音。

曹令女章全宣大。成此見曹令女守節之堅。陳際恭曰。令女叔父恐被

曹氏累及。故上書請與曹絕婚。轉

義夫家守節乃令女本懷。追其歸故

之以解其防陰絕良苦矣。夫毀形非

本心也。因父之逼不得爾。視豫讓

之漆身吞炭尤覺

難之。文選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

心酸鼻李善曰。酸鼻

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

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

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

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

殺爽。夷其族。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

故曹氏盡死。魏宗室從弟同祖弟譙郡今歸德府永城縣。

夏侯復姓。服闋。服終也。信猶証也。決志不嫁。故斷

髮爲証。魏主芳正始十年。太傅司馬懿與爽爭權。

唐鄭章全宣詳解。此言盧孝婦能全其姑于患難之間。唐書列女傳也。唐書列女傳

易散。弱草難依。喻人死亡之易也。夷誅也。守此謂

守節母家也。家有盛衰。人有存亡。終始如一者。仁

義之道也。盛則從而衰則違。存則留而亡則去。真

禽獸之所爲矣。仁義分屬盛衰。存亡。蓋互文耳。

按婦人守節難。而於夫家滅亡之日尤難。然令女

能處之不回者。當其斷髮之時。決志已久。故繼而

截耳。繼而割鼻。卒不以移。觀古仁人義士。雖烹錫

心焉。雖其天性使切。則捶擊亦所甘解。剝有所不懼者。亦以其志決也。聖人云。匹夫不

固出于天性。使然者多也。范甯穀梁傳注曰。群呼曰

可奪志。或問曰。盧氏勇往

仁義二字。氏何以

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仗鼓譟踰垣而入家

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

知之謝濬菴曰傳
首第二句畧涉書

卷之三

賊捶擊幾死謀同噪爲去聲捶主藥切幾平聲。盧氏貞觀時范陽盧彥衡之女畧涉。

猶言粗習也。謂謀也。

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

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按坐視姑死，則不仁。已獨求生，則不義。故寧救姑以死，不

不辱之事死有餘光空亦無愧同上

忍舍姑以生。其心有所不安也。盧氏以一女子處倉卒之間。而不忘仁義如此。亦可爲後世臨難苟免者。○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

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

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叩頭沒崖下而死。盜方驚陔。其未繼之。自投斤足。

原自北直而南至之舊縣之始終也

破面流血。羣盜乃亡之而大。長上聲操平聲剽音

奉天卽今西安府乾州地。永泰代宗年號剽掠劫掠也。民所聚居曰村落。京兆尹第五

京兆尹。京師表率之官。若今順天府尹也。第五琦

長安人肅宗時爲相後爲京兆尹。除也。以上五章共六人陳孝婦諾夫別語孝養其姑桓氏屏除服飾修行婦道閨德之純也令女截鼻自誓盧

氏突厥姫室兩賣氏投足巖崖貞而烈矣。故舉以爲婦人處變御窮之則也。○繆彤少

獨子弟四人皆同業名耶妻詩姫也才分異

形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
不能王其家乎。弟之者歸聞之。悉甲兵謝罪遂更

爲敦睦之行。謬音木形音容少取俱去聲數音朔
過職瓜切音髽行俱去聲更平聲。

卷之二

傳東晉何晝修其齊家之身謹行謹其敦睦之行諸婦求分數鬪難以情告以理諭以勢禁惟有自責一法萬一冀其悔悟或問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東萊呂先生曰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盡感格之理只當反求諸已直是如此始是教之之道蘓瓊章全旨大成此章見蘓瓊勸人孝友而以誠意感之也

奉天卽今西安府乾州地。永泰代宗年號剽掠也。民所聚居曰部落。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京兆尹京師表率之官。若今順天府尹也。第五琦長安人肅宗時爲相。後爲京兆尹。蠲除也。以上五章共六人。陳孝婦諾夫別語。孝養其姑桓氏。屏除服飾修行婦道。闡德之純也。令女截鼻自誓。盧氏突厥姑室。兩賣氏投足巖崖貞而烈矣。故舉以爲婦人處變御窮之則也。○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繆音木彤音容少取俱去聲數音朔撾職瓜切音髽行俱去聲更平聲。

恩乞策出外再加省思。小補韻會無聲出涕曰泣。金正希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只見財產重故把兄弟抹却友愛之良冤未尽泯。醒之以難得而本心興矣。因而下淚所以痛其相尤更以動其相好也。此謂理論之非以法禁也可。以使民無訟矣。

形字豫公。漢安帝時汝南召陵人。撾捶也。按諸弟娶妻諸婦遂求分異。性行可謂乖戾矣。形掩巨自撾而諸弟婦皆悔過。蓋感其家以誠也。及形爲中牟令。誅諸姦吏。并託名貴戚賓客者百餘人。則又裁姦以法矣。○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王祥章全直蒙引。此章言王覽敬兄因以化母。可以爲異母兄弟法。晉書列傳。章句。楚撾之痛楚也。輒義後母虐使前子後弟不如微聚。

斷都玩切。易音異。令更並平聲。○瓊字真之。真定。武強人。仕北齊。南清河卽今東昌府高唐州之地。援據攀援他人爲證據也。陳恭愍曰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撾。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

又裁姦以法矣。○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斷都玩切。易音異。令更並平聲。瓊字真之。真定。武強人。仕北齊。南清河卽今東昌府高唐州之地。援據攀援。他入爲證據也。陳恭愍曰。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

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句。
已況復爲之苦諫。陰謀擠陷斯已幸。與俱勞苦乎。况其妻亦觀感而身先。奉教乎母雖無道。未有不格已。此章見鄧攸棄子。存姪爲人所難。晉書列傳。句讀。沒陷沒也。東言。按本傳是日過泗也。○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勒稜入聲度音鐸應平聲。右僕射官名。攸字伯道。山西平陽人。永嘉晉懷帝年號。舊吳史臣曰棄子存姪可也。棄子者宜矣。而林省菴。樹。臺慈父之心無。甥因感恨遂不復。

辯其必無此事故沒陷也。石勒羯也據趙地稱天王。弟子弟之子不能兩全者當疾奔避難勢不能以一人而攜一妻。朱子載于小學亦併刪去附載以存疑可也。章句義而哀之義其愛第全姪哀其棄子而終無嗣。晉成章全宣衍義此章言庾袞友子之至故生死竭誠疫不能染。晉書孝友傳句讀危殆謂病甚也。輒止。耳。且子息有定命。伯道當無子。卽使保全其子亦烏知後之不死。是徒失其弟之子而已。之不祀如故也。君子惟視理所在當爲則爲。有子無子奚計雖然自有天道無知之謬。而伯道千古不亡矣。卽心古者草居露宿彙惡噬蟲能食人間曰無恙乎。多被此毒故相勞過焉。○晉咸寧中大疫。庾袁有子曷。○晉咸寧中大疫。庾袁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袁獨畱。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袁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句論語子罕歲。陳際養曰。之後知松柏之高年。讀父老鄉之高年。讀父老鄉之高年。句論語子罕歲。

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衰，亦無恙。疫音
禪上聲。毗音皮復扶又切。瘡音利強上聲。間去聲。
樞音舊臨有並去聲。歇軒入聲。差楚戒切。恙音樣。
○咸寧晉武帝年號。庾袁字叔褒。鄢陵人。明穆皇
后伯父。疫瘡皆瘟疾也。不畏病謂不畏疫。間隙時
哭其兩兄。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
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瘡
之不能相染也。守謂侍疾不去也。按人之畏疫者。
至父舍其子。妻舍其夫。無他自畏耳矣。獨庚衰不畏已。死望其兄。生迨兄旣生衰亦
不死。蓋心正則氣正。正氣全則邪氣不能下而
又何疫瘡之相染乎。○揚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
處處對共食同寢。皆是體注一廳相處。不食牕帳也。顏師古曰。帷幕皆是古治家處謂之
廣韻。幔幕也。幃單義而讓在其中。

事後語者直曰聽
加作廳。徐氏
曰漢晉以來謂之
聽事六朝始加
也。東晉先嘗以
視寒熱義也。寄食
不忘敏兄亦義也。
而讓在其四世
不分亦義讓之所
感。非純厚之積其
能孝友若斯之篤
乎。統疏八藝九
脩更章全直輯義
楊播更無間言無
世同居以其能忍
此述牛弘不聽婦
言而教兄弟之謹
隋書列傳徐
興國曰大是異事
體注醜
重言之蓋欲夫之
之怒也。

休偃還共談笑。椿音春廳音汀。播字延慶北魏
也。椿字延壽津字羅漢皆播弟恭謙敬兄而自謙
退也。美味不常有故諸兄弟不集則不食蓋必以
其享爲樂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
偃閣前承候安否。寐本傳作寐。假寢猶言假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曰莫參問子姪羅
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莫音暮。台鼎三公
義是時椿爲司空也。參謂見也。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
爲司空也。參謂見也。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
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
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
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
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飯上聲匙箸音持
住使間俱去聲爨

酒殺牛。豈理乎但
難得者兄弟不聽
婦言耳。讀畫不輟
示不得復言也。
唐英章全旨蒙引
此章言李勣待姊
其德量之寬洪
唐太宗爲之前
傳衷旨勣効勣
于唐太宗爲之前
勣之言正所謂年
既耆艾雖欲梯誰
二意與訥白觀
得燃悲其不常燃
無人數語有嘗其
君之于臣義也。弟
之於姊情也。豈爲
勣者也。

音竈。肆州卽今山西代州地。京宅京都宅也。時
北魏都洛陽次附謂次第寄之總服。兄弟同高祖
者。按楊氏廳堂共聚美味共食寢息其所匙
箸親授嘉味親寄真聖人所稱兄弟怡怡者與。○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
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
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
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好去聲酗音
許還音旋。牛公以弟則狂。以妻則恚而處之泰如
弘字小里仁鶴觚人今平涼府靈臺縣也。初仕周後
仕隋酗酒狂也。直猶但也。按家之不睦人所難處

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
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勣音迹
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

小學算學註校本

司馬章全集此章
言溫公事兄敬愛
交至范太史文
集袁旨每食下
單承如嬰兒說
提要從來事兄貴
敬到得老年尤當
加意尊崇極力保
護故湏敬愛兼至
公于八十之兄敬
之如嚴父在掌愛
是形容不盡語
之如嬰兒在抱真
以上九章皆言兄
弟之友愛

此章言人當法晁
氏家訓存尊卑之
禮於朋友之倫也
按因字不做義文
呂氏童蒙訓
王雲鳳曰外

貴爲何爲之爲如字數音朔復去聲。勣本姓徐
唐封英公賜姓李字懋功。曹州人今兗州府曹縣
也僕射唐宰相。按兄弟本同氣而姊妹亦然。古
人特以出嫁爲降服耳。非謂於兄弟之誼大有隆
殺也。勣負太宗顧命立武昭儀爲唐基福無可取
者而其一念愛姪之誠則百世猶存矣。故文公節
之○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
八十歲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
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拊
府。吳氏曰奉如嚴父敬之至。保如嬰兒愛之至。
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而公直
人皆古善行之見於兄弟者。穆豫公德化其弟蘇
孺極天倫之樂矣。若文安侯涵覆於狂弟英公焚
鬚於老姪溫公撫背於伯康抑何寬也。後之爲昆季者可法矣。○近世故家

姓非本宗也。增
嶠氏曰尊外姓父
行若從祖姑及族
姓兄行若從父姊
姑之夫是也長外
姓妹從祖姊妹及族
者是也父黨交遊等
陳際泰
包孝章全集蒙引
輩中交友同游者
清廉居官故民無
貪冒之行同上
章句委託也
陳祚曰世人喜言
知已性本善惡
害其身乎古人謂
孟子此指讓金而
言觀於此而知之

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
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
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
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
家舊族皆不能若是晁音潮。因字美文以道
名悅之。宋哲宗時澶淵人今
也此章本出童蒙訓而不標所自蓋偶逸之耳。若
尊者曰叔稱長者曰兄諸姑父姊妹尊
始祖姊妹父黨交遊姻黨交遊之尊者丈尊行之
道也。按此章不專以兄弟言蓋因敬兄之義推
之外姓尊長諸姑之夫與其父黨交遊也。其所及
稱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自卑尊人謹厚之

者益廣矣。○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

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予俱音與。公名拯字希仁謚孝肅宋廬州合肥人尹京仁宗嘉祐初公嘗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也此章以朋友言以其父未有命不苟得寄入之金而況他人之金乎如兩千金不欺死生如一矣故舉以爲後世交朋友之則上萬節言子孫遵教總見一家孝謹史記及漢書列傳顏師古曰便坐謂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吳訥曰長老族屬中之年長者也句讀燕謂燕居大金冠則不涉於慢謹則不涉於流待幼如奮今懷慶府溫縣人當漢文景時奮與四子皆官切長上聲。以下十一章復通論五倫之義也石上接下一秉乎禮此章具萬石君事二字作主上三節言萬石君子君親上下各盡其禮足以上無教子孫下四以無教子孫下四士知開封府也此章以朋友言以其父未有命不苟得寄入之金而況他人之金乎如兩千金不欺死生如一矣故舉以爲後世交朋友之則上萬節言子孫遵教總見一家孝謹史記及漢書列傳顏師古曰便坐謂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吳訥曰長老族屬中之年長者也句讀燕謂燕居大金冠則不涉於慢謹則不涉於流待幼如奮今懷慶府溫縣人當漢文景時奮與四子皆官

此待長可知。御下如此與人可知。且使卑賤者知所法也。詳解上賜食於家必叩頭拜伏而後起食。益如在君前也。孰親之喪哀痛悲戚之甚子孫奉教亦如其禮節。吳訥曰：誓首年及冠者申申和緩貌訴。訴和悅貌。和易舉故加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稽音啓行去聲。稽首俯伏非徒序其爵也。萬石君正身教子卒能成名。不愧于親至也。長子建爲郎中二句。東晉曰：石君正身教子卒爲之盡誠恐洗滌未潔汚親之體。散袁旨父子世官豈浣滌無人。必親爲之盡誠恐洗滌。

竊問侍者取親中帚廁牕。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謝職自便也。下宮門式路馬見內篇但萬石君復躬行之耳。朝服見子孫而不名者敬君之吏也。謂讓謂以言責之對案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高年者肉祖祖衣露肉願受刑責也。固再三也。許謂許其改過而已。復食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訴訴如也。唯謹勝音升訴音銀。勝冠謂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頭至地而身伏也。敬謹之至也。執喪哀戚甚孝之節。吳訥曰：誓首年及冠者申申和緩貌訴。訴和悅貌。和易舉故加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稽音啓行去聲。稽首俯伏非徒序其爵也。萬石君正身教子卒能成名。不愧于親至也。長子建爲郎中二句。東晉曰：石君正身教子卒爲之盡誠恐洗滌未潔汚親之體。散袁旨父子世官豈浣滌無人。必親爲之盡誠恐洗滌。

之至也不令親知
恐親有所不安也
以爲常見其事親
之無倦也。又曰
反辭以責其子不
欲其富貴驕人固
知其醉歸責之以
防其漸大成按

房也。中席中衣廁牀。穢器以欲爲親浣滌故親入
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
心之安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長上聲少去聲希音裙
漏音投浣音緩復扶又
疏廣草全直詳解此言疏廣知止不知足不辱事
漢書列傳上疏文體明辨曰奏事亦稱上疏又曰疏
韻會疏陳布也。章句說以言誘之也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作一
句謂宜隨丈

謝罷慶謝字作許字解似更直捷存
反令平聲。郎中令內史皆官名。恙病也。洗沐者
但下車行矣。○疏廣可及而子孫有過不諭讓但不食自責尤能開悟子孫教家之法幾於不嚴而威矣。○疏廣
趨至家責也。言固當反辭以責之乃謝者舉宗羣
東海蘭陵人今之兗州嶧縣也。太子即漢元帝乞骸骨告老求歸也。趣促同急也。言急賣餘金以供
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

人自以已意勸誘
廣爲子孫置田宅
勿泄子孫有此言
也。曹參傳自從其
所諫參意與此同
行義幸而子孫當日有此請老人
觀曠論及公君賜
誰知太傅之深意
如此。廣曰節此特因老人言而宣
廣君仁妙旨不則
勤則吾所謂之金
無窮熊氏曰賢者多財以資輸
過惡而毀身敗家
盈侈靡必致重其
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矣且財積而不散
怨必歸之故在己
則益其過在人則
生其怨

人齊謂得免饑寒。贏溢也。衣賢而多財。則損其志。食贏餘而怠惰。常人之情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夫音扶樂音洛。增置產業。則多財。多財則安樂自足。多財則志愚。則益過理勢之必然也。而弱者求強者枝。故又爲怨所聚。按疏廣之行。有三善焉。乞骸骨早歸勇也。廣君之恩。賣金以樂宗族。故舊仁也。不以多財遺子孫。令爲損志。益過聚怨之府。○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智也。○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龍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此言淵明以極下之仁爲子訓也。晉書列傳句。費與也贍也遇也。汝旦夕之勞也。自己供給烏難也。今遺送此僕助汝採薪汲水之勞費夫以力助汝因汝乃吾子也然而性僕亦人之子也。其念而善待之者美矣。

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遺並音位。

漢襄陽人。刺史劉表累召不赴。故往候之。龍田間高處也。遺猶傳也。與也。富而多事。則危。貧而無爭意。但德公本無財。不求遺之疏。公本有財。不欲遺之。二者有不同耳。○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遺並音位。○按史

陶公名潛。字淵明。別名元亮。晉末潯陽人。卽今九江府彭澤。九江之屬縣。家累妻子也。力僕也。給予也。亦人子。言貴賤雖異。而肌體則同。亦人所生之子耳。不可以其賤而陵躡之。觀此一言。知公有仁人之心。非徒清高自爲矣。○按龐公遺子以安。淵明教子以仁。二章蓋爲父者言也。○崔

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安。淵明教子以仁。二章蓋爲父者言也。

敬之衰起於錢帛之有私無私則愛敬自久蒙引孝義慈孝統兩節而言。

卒兄弟奉叔母如

親母之禮李氏即

仁叔振之妻也陳

春秋冬衣衫之類有所分子子孫

王凝草全旨大成此言王凝治家遵

禮教而謹物用也

出文中子關朗

篇衍義御如雋

御之御不使軼

馳驅也正有端其

意模範無所偏倚之

詳解聖人之

書乃禮義之宗公

守故不可以借入

亦不可以借於人

凡墻垣器物務必

堅固朴素曰無得

華飾於外以苟費

矣恐喪聖言也不假

公服重名器也不

制用之儉居心之

正也

此言睦族之道惟

一忍可久唐書孝友傳吳氏曰

公章全真蒙引

此言睦族之道惟

一忍可久唐書

仁錫曰四時分賚

春夏秋冬衣衫之

類有所分子子孫

也王凝草全旨大成此言王凝治家遵

禮教而謹物用也

出文中子關朗

篇衍義御如雋

御之御不使軼

馳驅也正有端其

意模範無所偏倚之

詳解聖人之

書乃禮義之宗公

守故不可以借入

亦不可以借於人

凡墻垣器物務必

堅固朴素曰無得

華飾於外以苟費

矣恐喪聖言也不假

公服重名器也不

制用之儉居心之

正也

此言睦族之道惟

一忍可久唐書

仁錫曰四時分賚

春夏秋冬衣衫之

類有所分子子孫

也王凝草全旨大成此言王凝治家遵

禮教而謹物用也

出文中子關朗

篇衍義御如雋

御之御不使軼

馳驅也正有端其

意模範無所偏倚之

詳解聖人之

書乃禮義之宗公

守故不可以借入

亦不可以借於人

凡墻垣器物務必

堅固朴素曰無得

華飾於外以苟費

矣恐喪聖言也不假

公服重名器也不

制用之儉居心之

正也

此言睦族之道惟

一忍可久唐書

仁錫曰四時分賚

春夏秋冬衣衫之

類有所分子子孫

也王凝草全旨大成此言王凝治家遵

禮教而謹物用也

出文中子關朗

篇衍義御如雋

御之御不使軼

馳驅也正有端其

意模範無所偏倚之

詳解聖人之

書乃禮義之宗公

守故不可以借入

亦不可以借於人

凡墻垣器物務必

堅固朴素曰無得

華飾於外以苟費

矣恐喪聖言也不假

公服重名器也不

制用之儉居心之

正也

此言睦族之道惟

一忍可久唐書

仁錫曰四時分賚

春夏秋冬衣衫之

類有所分子子孫

也王凝草全旨大成此言王凝治家遵

禮教而謹物用也

出文中子關朗

篇衍義御如雋

御之御不使軼

馳驅也正有端其

意模範無所偏倚之

詳解聖人之

書乃禮義之宗公

守故不可以借入

亦不可以借於人

凡墻垣器物務必

堅固朴素曰無得

華飾於外以苟費

矣恐喪聖言也不假

公服重名器也不

制用之儉居心之

正也

此言睦族之道惟

一忍可久唐書

仁錫曰四時分賚

春夏秋冬衣衫之

類有所分子子孫

也王凝草全旨大成此言王凝治家遵

禮教而謹物用也

出文中子關朗

篇衍義御如雋

御之御不使軼

馳驅也正有端其

意模範無所偏倚之

詳解聖人之

書乃禮義之宗公

守故不可以借入

亦不可以借於人

凡墻垣器物務必

堅固朴素曰無得

華飾於外以苟費

矣恐喪聖言也不假

公服重名器也不

制用之儉居心之

正也

此言睦族之道惟

一忍可久唐書

仁錫曰四時分賚

春夏秋冬衣衫之

類有所分子子孫

也王凝草全旨大成此言王凝治家遵

禮教而謹物用也

出文中子關朗

篇衍義御如雋

御之御不使軼

馳驅也正有端其

意模範無所偏倚之

詳解聖人之

書乃禮義之宗公

守故不可以借入

亦不可以借於人

凡墻垣器物務必

堅固朴素曰無得

華飾於外以苟費

矣恐喪聖言也不假

公服重名器也不

制用之儉居心之

正也

此言睦族之道惟

一忍可久唐書

仁錫曰四時分賚

春夏秋冬衣衫之

類有所分子子孫

也王凝草全旨大成此言王凝治家遵

禮教而謹物用也

出文中子關朗

篇衍義御如雋

御之御不使軼

馳驅也正有端其

意模範無所偏倚之

詳解聖人之

書乃禮義之宗公

守故不可以借入

亦不可以借於人

凡墻垣器物務必

堅固朴素曰無得

華飾於外以苟費

矣恐喪聖言也不假

公服重名器也不

制用之儉居心之

正也

此言睦族之道惟

一忍可久唐書

仁錫曰四時分賚

春夏秋冬衣衫之

類有所分子子孫

也王凝草全旨大成此言王凝治家遵

今之人有父子異居兄弟別籍習以成風恬不爲怪原其始皆因小嫌浸成大惑往往相視如讐敵曾不知忍之道也。統疏能忍則有容有容德乃大忍乃居家之要道。

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長上聲
更平聲

○公藝兗州壽張人齊高洋篡國之名稱北齊者別於南齊蕭氏也麟德唐高宗年號封土爲壇以祭也天子所至曰幸忍耐也協和也相責望謂卑幼責望尊長衣食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禮節之不備也○按致堂胡氏謂是時高宗受制武氏當以不聽婦人言爲對此固人臣因事納規之義然忍之一字實處家善道公藝以是進高宗蓋亦書其所得而不敢欺耳○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千里不能休肥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

與隱終南富春山
者大異可以想見
其安貧大成有
徵索乃見董子之
貧惟安貧乃見董
子不求聞達蒙
引次節重嘆董生
之行義以起下文
亦從耕漁得來
衷旨說出天知二
李春培曰甘旨
字見董生不求人
知人亦不能知異
物之祥瑞如此可
見孝慈之格天處
合慕天翁猶言
老天大成雞豚
蠟虫以哺之哺而
不食則悲鳴而徘徊
字正綰合前天子
爵祿言意世之爵
祠衷旨君字祿

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齋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行如字肥音肥召音邵
公名愈字退之其先昌黎人後居南陽累官吏部侍郎從祀孔子廟庭行歌也桐柏山在南陽府
唐縣肥水在廬州府合肥縣壽州屬鳳陽府安豐即今霍邱縣也貞元唐德宗年號召南董生名行義猶言爲善刺史不薦名無人知吏更索錢言其貧也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間起居父母不惑惑妻子不咨咨
盡日不休息言其勤於耕讀樵漁也山樵以給烹炊水漁以給甘旨吳氏曰感感憂也咨咨嗟怨聲父母安其孝故不憂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妻子樂其慈故不怨
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

蘇適以賈禍而波及父母何如隱居淮淝貧賤自得而令父母甘旨無缺也。提要誰與儔是未定之詞及轉眼當世豪家天壤如董生者真無與儔矣故又曰無與儔考異上句答而決之之辭。

唐河章全旨此見柳氏家法之善○

首節總提下言治家而次及治官先詳治內而未言治內也。出溫公家訓集疏人定鐘亥時也。衷章小齋之設益爲敦友訓子弟計也讀

史論文期于明道講議居官治家正欲識齊治大旨彈琴則聲音之道正與政通。提要居家治官之法莫備于經史公綽秉燭夜讀從容講議言之者已熟他日子弟出可爲良臣處亦可爲正士。自是絕好家法。句讀曰節度言也。父沒稱先君聽猶許也。大全飢歲蔬食非徒節儉也。有憂民憫時之心焉。有淡泊明志之意焉。有淡泊明志之意焉。有淡泊未成尚不聽食肉而况于年荒乎。公綽述父訓亦以

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躡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乳去聲哺音步

蹀音擲逐覆敷救切。乳生子也。哺飼也蟲蟻非

乳犬所甘故不食彷徨悵怏貌。躡躅躡貌。狗乳

子而雞爲哺覆蓋董生孝慈之行。瑞見於異類如此。嗟哉董生誰將獨天知之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嗟哉董生誰將

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讐食君之祿而令

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言其不養親也。一說忍其不盡忠於君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

儔疑而問之之辭下句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辭

也。今巡撫而權加重也。公綽字寬小字起之陝西華

原人屬今西安府之地憲宗時拜御史中丞累遷檢校左僕射。中門東有小齋自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有家法

使去聲。河東道名屬今山西地節度使官名若

也。一說忍其不盡忠於君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

儔疑而問之之辭下句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辭

也。今巡撫而權加重也。公綽字寬小字起之陝西華

原人屬今西安府之地憲宗時拜御史中丞累遷檢校左僕射。中門東有小齋自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有家法

見柳氏家法傳之
有自也。合璧纈
文絹染爲文者。纈
緝資裝省約而易
擇。則親者可知。柳
氏篤親親之誼如
此。通義孔子稱。
莊子不改父臣父
政今仲郢遵法如
入門曰古人教子
難能也。李挺醫
以資勤。蓋夜讀久
則血不歸肝而火
衝頭目。朝旦画黃
用此降火和肝則
血脉流通津液暢
潤以資勤苦。

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婿嫁之。皆用刻木
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
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
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
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
不失時。發音離爲去聲。奩音廉纈賢入聲。嫠無
文飾也。纈文縉也。文絹色絹也。皆服之。及公綽卒。
儉者資。資財裝齋所以遺嫁者也。仲郢一遵其法。
事公綽如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
利者通衢大道也。迎候馬首敬之至也。公
綽家教嚴故仲郢遵之如此。有賢父兄斯有賢子
弟矣。公權以爲言者。以姪爲朝廷顯官。不欲當其

成男正位乎外女
正位乎內柳氏之
門兼之矣。賜諸子
以苦。凡益味苦則
能清心。心清益能
篤學。有賢父又有
賢母。爲諸子何幸
如之。江州章全宣大
此見陳氏孝友異
類亦爲感化也。出
五代史。合璧
益其孝友之至感
字彙。牢閑也。闔也。
所以繫牲牷也。溫
公章全宣大成。此
言李相治家之制
子孫能世守也。出
家法始於李相而
備於宗譯。是父與

重禮也。此上言柳氏外庭家法之善。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一青衣步屣。以隨常命。之以資勤苦。相少並去聲。長上聲。衣去聲。碧音璧。元時相陝西長安人。搢紳搢笏垂紳。謂宦家也。楷範模範也。啓齒笑。則嚴肅。衣絹素則儉約。和丸資學。知其教子者深矣。此言柳氏內庭家法之善。○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

子世濟其美矣。世人分財異居家無定法。然子孫不賢家法雖善必盡廢矣。宜溫公獨許李

菴曰：實明倫凡四十五章，常變相參。編其常者，誌人倫之盛，固可法而傳；編其變者，誌人倫之不幸，而其時

常苦食之。宋太宗淳化元年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蓋已十世同居矣。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當時
以下
一作
當時
衆人
編類
偶闕
此耳

見忠厚維風盛朝。砥俗異于袁季也。論世知人可以取法矣。或問草全直大全。此見第五公之能。自檢其私也。分二段看上言，入之私下說。終子之私。疏解人非聖賢焉。此見劉公性懷寬。首此條益欲正人之心術也。劉寬章全直蒙引。此見劉公性懷寬。

孝子忠臣貞女悌。因而能享其遇出。于意外。其志炳于日星。而人倫之鑒。備矣。自萬石君以後。皆依代次。自漢而唐。以至于宋。可

謂之不孝而其時

傳編其變者誌人

倫之不幸而其時

常苦食之。宋太宗淳化元年詔貸江

州義門陳兢粟蓋已十世同居矣。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

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

○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

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卽今九江

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

和首二句言平日之有養下乃舉一事以証之。出漢書列傳體注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寬能消融於道理益性度。強得來也。袁旨。張湛章全首大成。見湛能以禮自持。取法聖人之意也。首二句總叙生平居處四句以居家言在鄉。二句以居家言次節特援告歸平陵一事以爲以禮自持。証出漢書列傳。陳祚式。

試寬令恚。同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手平其性度如此。卒村入声。令平聲。恚音惠。朝並嚴。謂裝束整齊。收之者。收其翻污去聲。寬字文容之量。常人所難。而倉卒尤不可強。觀寬神色不異。如云此。非天資之異。則其所養亦深矣。○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好去聲。湛字子孝。漢平陵人。今西安府興平縣也。矜。莊嚴厲。性矜嚴而復好禮。故其動止皆有則也。幽室無見。必修整其容。所謂不以冥宴惰行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其

吳訥曰。平陵湛所居鄉也。寺者官吏所居之處。浮屠入中國寄寓鴻臚官府之居。此曰寺。蓋湛鄉郡。後因以所居曰寺。冷嚴是性。好禮是學。動止有則。是好禮中練出來的。幽室易玩而能修整。則其居大庭可知。妻子易襲而若嚴。則近賓客可知。居鄉易狎而詳正。如此則在朝可知。三輔以爲儀表。是人所欽重也。揚震章全首大成。此見揚公薦賢爲國。不爲私貨所汚。

治長安城中。儀型表也。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年號左馮翊。屬今陝西跨西安鳳翔之界。寺官署也。主簿馮翊屬吏也。明府猶言神君。蓋尊稱其長之詞。按上章劉公以寬和勝。而張公復以矜嚴勝。寬和則近於仁。矜嚴則近於義。其性各有所優也。然湛對妻子若嚴君。幾於矜莊過甚矣。至望寺門而步。則又謙虛善下也。斯所以不可及歟。○楊震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音居鄉易狎而詳正。居鄉易狎而詳正。如此則在朝可知。三輔以爲儀表。是人所欽重也。揚震章全首大成。

也。漢書列傳。袁旨故人二句甚爲嚴切。與孔子非吾徒同意教之也。責之也。茅容章全直大成。此見林宗竒茅容之行而勸學以成其德也。同上。中講意要知避兩樹下而危坐愈恭。郭林宗行不能以之處已殺雞奉母而草蔬飯客。人不能以之處入。郭林宗獨于二事竒容賢容亦善知人也。第他人當草蔬同飯之時。未必不以慢已爲嫌。林宗乃起拜稱賢。則非以孝德自處者。不能辨也。勸令。今屬山東萊州府。故人震自謂。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按伯起四知之說。蓋得中庸莫見。莫顯。成湯顧謨。明命之意。幾於聖賢之學矣。○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夷本作蹠。下爲去聲。下共平聲。令平聲。○茅容字季偉。漢桓帝時陳留人。夷踞蹲坐也。危坐。以人郭林宗獨于二虎著蹠而坐也。林宗名泰。太原人。寓宿借宿也。蓋事竒容賢容亦善知人也。第他人當草蔬同飯之時。未必不以慢已爲嫌。林宗乃起拜稱賢。則非以孝德自處者。不能辨也。勸令。○陶侃爲廣州刺史。

學德因以成林宗之造就者多矣。此言陶侃居官之勤勵也。首節刺史句與次節刺史句雖通章之款絡而勵志勤力四字實爲通章之主宰。晉書列傳、會鑒、閩門限也。古者人君命將之辭曰閩，以外將軍制之時，侃都督荊州故曰閩外。軍旅多事，固有漏失，行義既在廣州則運甓，勞間中不間，侃在荊州則斂膝，危坐怡中不恡，集解要機也。中原之體法，運甓習榮此正勵志勤力也。

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

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廢音闢，莫音暮。陶侃字士行，晉明帝時鄱陽人。仕至太尉。廣州今爲廣州府，屬廣東省。甓，磚也。時中原陷於劉石。侃欲致効興復，故勇於習勞如此。

後

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閩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上疏去聲下疏平聲。舊類謂於同類深相愛好，而無忌嫉也。舊以尚名教釋之，疑非是。人必靜而思慮出故歛膝危坐閩外。猶言藩屏也是時晉處江左，以荆楚爲國西門。故稱閩外。翰詞也。手答書疏，則遠情皆通。引接疏客，則羣材畢至。侃之爲此，蓋興復中原之要機也。

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

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之時。三過不入惜陰也。朝暮運甓亦惜陰也。惜分陰得已。百已千之意此。自勉也。亦以勉人。提要武昌諸佐皆一時名士。而飲酒樗蒲。恬不爲異。可見習俗移人。名士不免。倪盡投之江。直欲力挽流俗也。此戒諭儉屬。皆王勃章全直此。述以勤勵也。如此行儉。知人之明。以爲浮華自炫者戒也。○通章重先語。識而後文藝句。唐書裴行儉傳。孔戡章全直此見。

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擗蒲音。參佐。參謀。軍事者。捕。擗。捕。博。局。戲。皆以戲賭。者也。浮華。謂虛誕無實。攝。檢束也。亂頭蓬首也。養望。養其虛望也。按晉人以曠達爲高士。皆蓬首垢汚。以養望。而侃獨能勤勵。如此。得古人終日乾乾也。○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

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節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炳音迴。長上聲。王勃字子安。文人。當時以四人爲必顯達。故行儉論之。器識。器局。識見也。凡人器局弘深。識趣高遠。則所致功業。自遠而福祿。亦因之。若浮躁淺露。則其器識可知。而人當以四人爲必顯達。故行儉論之。器識。器局。在今潁上縣。盈川。卽今衢州龍游縣所分地也。省父交趾。渡南海。溺死。照鄰以惡疾不愈。投潁水。死賓王同李敬業起兵揚州。討武后。不克死。潁水。勇士趨殼。母論禍患所鍾。反之於義。必有所未安矣。戡之退怯。正是顛義處。柳公章全直大成。謙謹。柳氏家訓。隋志曰。三臣以。此見柳公教子以。此見柳公章全直大成。

上門皆列戟。唐制勳上柱國則列戟。今注曰戟棨戟前驅之器以木爲之。集說公綽教子事事默奪其傲氣而潛養其虛衷。柳仲郢章全直大成此見仲郢持已有德治家有法。同上袁志開首以禮律身句是一節之綱。以下總見其有禮端坐拱手東帶敬以持己也。大鎮三句倫以律身也。手不釋卷仕優則可也。統疏以禮律身故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有歲可畏有儀可象。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旣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欵洽。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門得賓掌書記者也。納拜謂受其子拜。欵洽親洽也。以其父行故不敢輕笑。語爲親洽。按幕賓後世所簡賤者而待之如此。則其敬禮父執可見矣。○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爲大鎮既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也。勤家法。句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

治家居官皆以爲綱紀。句讀帑藏。皆庫名所以貯金帛者。陳際恭曰。逋租必貰免負欠租稅者除免之也。交代新官到任交換代換之時。黃陶菴曰。憂國者方日陳災異。何有于祥瑞。方日崇正道。何有于僧道。方激濁揚清。何有于賦吏。柳玭章全直大全。此柳玭借王淮鴻意。前時敘二語。竇。前通義。妖物禍隨。千古格言。不得。爲子弟戒也。同講。讀書施之。政事無不善。其又明體而達用者乎。○

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縷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婿。出俸金爲資裝嫁之。貲音世傳去聲。帑音倘藏去聲。上爲去聲。在官以下十一條。皆柳氏家法。貸寬也。假貸謂以錢穀借之。廩如廩給之廩。謂給散。軍食也。一云如餉廩之廩。謂胥徒工食。皆可通貫。除也。館客舍傳。馬驛。犒勞也。食儲。指米穀。帑藏。指金帛。衣縷。猶言簪縷。宦家也。○按不奏祥瑞。則阿諛除不度僧道。則異端斥不貸贓吏。則貪墨懲。濟貧卹孤。則無告有資。水旱假貸。則凶荒不害。軍食精豐。則戰士奮。逋租貰免。則窮民安。館傳宴犒。增盛。則賓客歸懷。儲帑盈於始至。則又撙節有素。不私其用。致然。蓋真政事之才矣。要其本原。則在平居以禮律身。不事華侈而精勤於學。是以施人之政事。至於周密如此。若嫁宦家孤貧女。則又仁心存謙謹。故節幕賓教子。有嘉禮。至諭蒙端拱。士行朝夕。渾冕所務者勤。裴守約以器識觀入。所見者大。孔君勝明辨義利。故勇怯與人殊。柳起之

女述之。有兩意。一意。一是羨慕馮妻之意。涯嘆嘆其不可久。即是上與禍相隨之說。此但隱而不發。句讀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爲主累。故戒之。奴恐球告主。故毒殺之。明年唐文宗甘露之變。宦官誣奏王涯。賈餗皆被誅。憶王云。玄合壁曰。

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相去聲。女音汝。復扶又切。王涯。太原人。

唐文宗時。掌利權。謂其兼度支鹽鐵榷茶諸使。竇氏女。涯女嫁於竇氏也。其釵奇麗。淫巧。故稱妖物。禍必隨者。以天道惡盈。且人心所貪。競耳。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球音求。

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斂之。未浹旬日。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

柳玭既述其事。而拙於謀已也。又之肆職。食求寶釵。忠於所事之主。而不能保全其身。此事亦不足論。纂事以上雖首尾止。數端可見。貨不可貪。寵不可恃。愛不可溺。言不可解。人名俱泰矣。王文章全宣大金韻會曰。唐進士由鄉而貢。曰解書。東軒筆錄。小補。盡心於餗也。奴頭也。門客謂馮球廡堂下周屋也。此雖一事。作戒可得乎。廡音武。知言。知理之言也。恩權隆赫。羣怨集而禍機伏。故亦謂之妖。忠所事。言其天下之志。身家不足營其念也。出此見王文正有妄能惕然知戒。則一身。可久。即上與禍相隨之說。此但隱而不發。句讀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爲主累。故戒之。奴恐球告主。故毒殺之。明年唐文宗甘露之變。宦官誣奏王涯。賈餗皆被誅。憶王云。玄合壁曰。

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斂之。未浹旬日。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

竟不知其由。餗音速。浹音接。飲去聲。下爲去聲。

色爲巾。故稱蒼頭。最戒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累其主。故戒之。浹周也。浹旬。周十日也。地黃藥名。酒漬能養血。奴惡球。戒敕文。恐其以情告主。又明故遣青衣假餗。命飲之。而實以毒酒殺之也。又明年。王賈皆遭禍。遘禍。謂爲宦者。仇士良所殺也。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可得乎。廡音武。知言。知理之言也。恩權隆赫。羣怨集而禍機伏。故亦謂之妖。忠所事。言其天下之志。身家不足營其念也。出此見王文正有妄能惕然知戒。則一身。可久。即上與禍相隨之說。此但隱而不發。句讀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爲主累。故戒之。奴恐球告主。故毒殺之。明年唐文宗甘露之變。宦官誣奏王涯。賈餗皆被誅。憶王云。玄合壁曰。

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事亦不足論。纂事以上雖首尾止。數端可見。貨不可貪。寵不可恃。愛不可溺。言不可解。人名俱泰矣。王文章全宣大金韻會曰。唐進士由鄉而貢。曰解書。東軒筆錄。小補。盡心於餗也。奴頭也。門客謂馮球廡堂下周屋也。此雖一事。作戒可得乎。廡音武。知言。知理之言也。恩權隆赫。羣怨集而禍機伏。故亦謂之妖。忠所事。言其天下之志。身家不足營其念也。出此見王文正有妄能惕然知戒。則一身。可久。即上與禍相隨之說。此但隱而不發。句讀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爲主累。故戒之。奴恐球告主。故毒殺之。明年唐文宗甘露之變。宦官誣奏王涯。賈餗皆被誅。憶王云。玄合壁曰。

言故事曰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爲南省廷試御試也。示蒙句解鄉試策一曰解元省試第。一曰省元廷試第。一曰狀元皆及第。范文草全首大成見范文正公以天下自任境遇不足以動其心也。歐陽文集吳訥曰先憂後樂公岳陽樓記語蓋公素志而形於言此所心也。其事節衷。首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不動其心。四者無一動其心。此節正與開首句相應。不計安則憂故曰先天下而憂天下已安則樂故曰後

保身。四戒也。臧獲害門客。懵然不知。五戒也。○按天涯餽爲士良所戮。無少長皆族誅。而涯則腰斬。百姓以其權茶爭投瓦礫擊之。至暴屍不得收葬。自古宰相得禍之酷。未有如天涯餽者。要由貪戀權利。有以致之。凡人心術之微。苟一毫動於此。則去天涯餽之禍。不遠矣。○王文正公句發解南省廷試句。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解冠並去聲著音酌。○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益都人。真宗時爲相。封沂公。發解指由鄉而貢鄉試也。南省猶言南宮會試也。廷試殿試也。凡志有公私之異。不在溫飽。則在安天下矣。○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少去聲樂音雜富貴無所慕。貧賤惟天下未

成否。正其致力於爲也。此見溫公無欺之學。見無咎錄。吳訥曰。公平生誠實不欺。故不可對人言。則不爲也。管寧章全。旨大成。此言管寧謹身之學。出魏志。高士傳。玉篇。牀狹而長。謂之榻。舍壁。管寧謹身之嚴歷。五十年如一日。臣正獻章全。旨詳解。此言正獻公治心養性之學。申公家傳。大全。通節以治心。養性。爲綱。寡嗜慾。以下爲自然。工夫都在人。係今。青州臨朐縣漢末避亂。浮海居遼東。凡三

天下而樂。憂樂不繫一已。而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者。自守其正。凡去就從違。皆繫於天下。蓋仁人之心。如此。能必。吾豈苟哉。揆之於義。不計利害。爲趨捨也。盡其方。謂盡所當爲之道。苟者。徼倖以望其成也。自盡所當爲而成。否。弗計。此與諸葛武侯成敗利鈍。非臣逆覩同意。○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凡自欺者。皆勿爲。故上三章。明二心術之要也。誠能不存溫飽。如沂公先憂後樂。如文正。無一毫不可對人言。如司馬溫公。則可謂包含弘大。磊落光明。而稱不世之偉人矣。○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股音古。以下

治養二字。治者掃除昏濁，使就清明。養者含襟真純，無敢斷喪。大約養性在治心治心，富寡欲有一分人欲，即消一分天理。自薄滋味，以下皆寡欲之事也。

明道章全，宜大成。此見明道敬以持己和以接物也。程子外書大全，上段言其敬，下段言其和，講者不可兩下。硬分湏看本文及字將上句一氣串下，方見和敬得中之妙。明道章全，直大成。此見明道敬以治已之學。出遺書。

十三年乃還郡。卒年八十四。箕股謂兩展其股狀如箕也。古人危坐如跪，故當膝處皆穿。觀其五十年兀坐如此，則心之不動可知矣。○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少好其外，無妄爲。自世利紛華以下，言其內無妄好。治伎巧戲也。奇玩奇物可玩弄者，自寡嗜慾以下，言心養性莫過是矣。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塑音素。端坐如泥塑，陰之舒也。所謂全體渾然，陰陽合德者。先生近之矣。○明道先生作字時甚

提要人若識得敬字動靜語默無非是學程子就二字以示人欲人以三隅反也。劉忠定公全真太成此述劉公力于求誠之效。語既除則妄心自戢。所謂制外以養其中也。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又語錄。語脉不妄。語已盡。求誠之蘊。自始者。益謂從此一直到底。是也。

史醇甫曰。要想七年間工夫何等綿密。總之恪遵聖訓。曰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劉公章全真太成。此見劉公交接之榮也。同前體注其學。以敬爲主。方能歷久。不踰彼。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安語始。忠定元城畧之先生謚。人有妄心故形於言妄。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蹠括田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易音異隱。隸音隱。掣肘音徹。帀盾汝。允切。下行去聲。○操曲曰。隸正方曰。括皆制木之器。此借以爲檢點。言行之喻。掣。牽也。肘。臂節也。掣肘。事見家譜。矛盾。事見韓非子。此借以爲言行相違之喻。力行七年。蓋其省克之嚴。久而不解如此。○劉公見至於表裏相應。幾平動以天而無妄矣。○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

矯持者能不變乎。
徐積章全真宗注此見仲車爲學之誠存心之正也。

出童蒙訓行義聖人之誠全乎。君子之誠由於學故學以至誠爲本。誠心本直誠也。本誠心本直誠也。直也一而已矣。提要安定說個頭容直原不是遺却心講正要使之理會此心耳。仲車學本至誠心固自直但恐一時少偏故因一語提撕忽然有悟文中章全直大成此見文中子服御之儉尚色之正也。出文中子事君

手足亦不移。欹竦音欺聳。不動不移。由其立堅凝而然也。按劉公於哲宗時抗疏忤草惇斥嶺表。凡烟瘴遠惡地無不歷。惇屢嗾其黨殺之卒不死。文忠蘇公稱爲真鐵漢。蓋卽與客坐談時。固先有以養成之矣。○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生害之。心直則可。對於轉終身不爲惡也。○按君子威儀之善。實與內之合。正獻公淡然無所好。溫公仲車誠而無邪心。心術相通。幼安當膝皆穿。明道端如泥塑。元城肩背竦直。卽古人坐如尸之意。其外如此。其中可知。非皆不愧。幽明者歟。固未可以威儀之末視之矣。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

篇蒙引上是戒華侈下是正服色。總是儉與潔二字。柳玭章全直大成。此述高氏兄弟飲食之儉約。以爲靡費者戒。所謂國奢示之以儉也。出家訓。大全。此與文中子之衣服同。一心法皆世風淳澆所關切者不可。僅以簡淡自之也。季文章全直蒙引。此言李文靖居室之儉。○益衣服華靡居室壯麗。總由孫之禍。故聯上二章併述之。出溫公訓。約文孔穎肥鄉人。今隸北直廣平府。第第宅也。封邱宋都城達曰。玉食謂備珍。

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絜潔同羹哉。夕食齏蓄匏而已。○詳其何地人。俱元和中登進士長錢次錄。俱官至吏部侍郎。速召也不。卽無重味之意哉。肉巒也。齏。蓄。匏。皆菜名。家貴顯而自奉寒儉如此。能長有其家矣。考錢鏗之子。又皆官至禮部侍郎也。○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公名沆。字太初。相宋真宗。卒。諡文靖。

事物紀原漢書百官志王公及大將軍幕府皆有記室掌章表書紀。太祖奉禮皆世廟之官。其居第與漢蕭何不治垣屋之意同。○張文節公指他人不知公意。如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二語。則情如吾今日之俸。入險二語說透人。勘破至理。末後家。人習奢三語。再說人情。豈若吾居位去位三語。重申至理。溫公章全旨太成此溫公述先世之聲。○公名知白。字用晦。今河間府滄洲人。相宋仁宗。貳之官。宋時位通判之下。公孫漢丞相。公孫弘也。嘗爲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爲布被。此誹也。或疑文節矯爲儉約。故引是規之。異於今日。謂失位也。頓違也。按得失如循環。存亡如晝夜。必然之以行禮惟儉則會。須看情禮二字。會蒙引通章。大書外人示蒙句解外人。煮言講義由奢入險二語說透人。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曰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相易存。宗父節。其謚也。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也。掌書記。府訓佐貳之官。宋時位通判之下。公孫漢丞相。公孫弘也。嘗爲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爲布被。此誹也。或疑文節矯爲儉約。故引是規之。異於今日。謂失位也。頓違也。按得失如循環。存亡如晝夜。必然之以行禮惟儉則會。須看情禮二字。會蒙引通章。大書外人示蒙句解外人。煮言講義由奢入險二語說透人。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曰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相易存。宗父節。其謚也。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也。掌書記。府訓佐貳之官。宋時位通判之下。公孫漢丞相。公孫弘也。嘗爲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爲布被。此誹也。或疑文節矯爲儉約。故引是規之。異於今日。謂失位也。頓違也。按得失如循環。存亡如晝夜。必然之

亦易而禮得以常理耳。身存常念其上居位，行故曰會數而禮則動物以將情惟儉，則物可薄而情易以相通故曰物薄而情厚若近日士大夫云云則會如此其難而禮尚可勤乎物如此其豐，而情尚能厚矣。被恐禮廢而物虛情浮而物偽溫公所以上治於市反曰遠而思以救正之也。述古內法則與上則與上脯醢菜羹栗棗柿反曰多品，則與上脯醢菜羹，不同處一一比照。可內法宮內造酒法也。酒果肴器皆奢物雖豐而不，釐漆反今昔奢儉，則禮反疎情反薄矣。而世風日以奢人。

蒙引風俗頗弊
四字所概甚廣不
止于飲食居位泛
指居官有移風易
俗之責者言不必
在端其本而塞
其源不能禁者所
謂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也曰雖不能
禁忍助之乎此二
語爲居官不能挽
聞風俗者喚醒微
詞也亦顯詞也直
令人冷水澆背陡
然一驚
溫公章全旨天成
此溫公自述終身
不喜華靡之意也
訓儉文、合鑒
長者謂父母也
宋會要唐制禮

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
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
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
垢敝以矯俗于名但順吾性而已。長上聲。忝叨
進士而相宴樂也。按文端文節溫公皆宰相高氏
兄弟三人皆卿貳也而能儉約如此則知內篇所
詳飲食之節衣服之制雖至卿相當守之非特小子之宜謹而已。○汪信民嘗言
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
賞咬作歛。信民名革。撫州臨川人。試禮部第一。
分教長沙。年僅四十。康侯文定公字擊節。猶言
拍案。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
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况衣食外物至

微未事。不得不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
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
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按人生有欲在於
自奉。世人所以曉夜蠅營。甘爲至汙極下。不辭者
不過供養餐恣睢之一快而已。朱子輯小
學終於咬菜根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

右實敬身共二十一章

清白相承而天性不喜華靡故始終以性言益其清儉自持根于本性之自然也。
王信草全直詳解此言人當有清苦之宗以終上文崇儉之意出昌黎雜志句讀擊節一說擊手指節二說
擊語物爲節皆通王雲鳳曰甘澹泊實立身之本百行之基故以此終焉其意深矣韓義小學以慎怡教爲
德之始而以節督欲爲成德之要始終之義備矣。

明治十五年三月二日版權免許
同 年九月 出版發兌

編輯人

五十川左武郎
廣島縣士族

大阪府平民

大阪府下西區江戸堀上通二丁目十八番地寄留

松村久兵衛

同南區心齋橋筋二丁目四十三番地

鈴木久三郎

同和泉國堺區神明町四十六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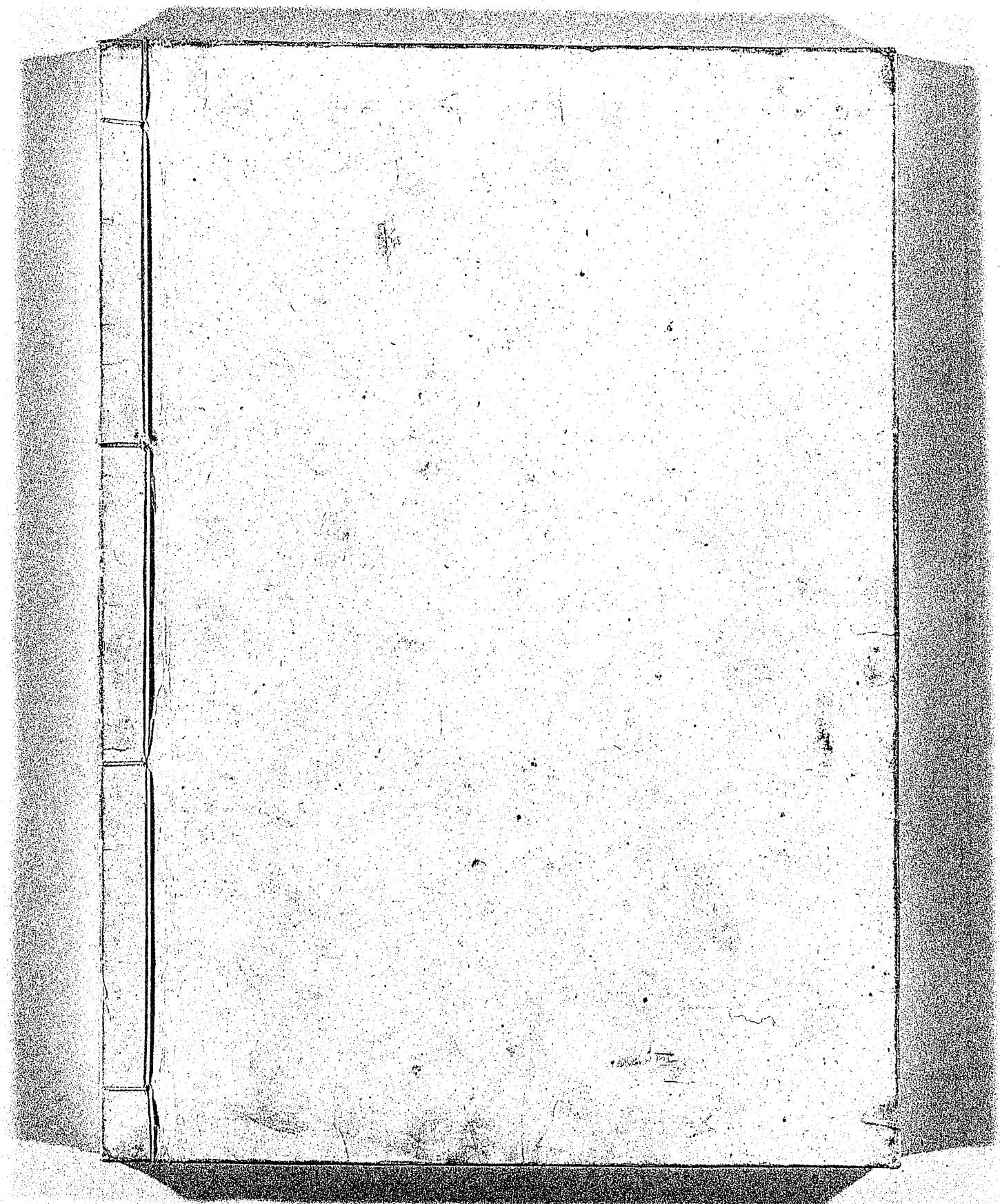
柳原喜兵衛

同東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十二番地

此村庄助

同南區順慶町通四丁目三番地

2 3 '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
番号 和29-2-204-2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20 1 2 3 4 5 6 7 8 9 130 1 2